

罗曼诸语言^{* 1}

B. Г. Гак

中图分类号: H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5-0009-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5.005

罗曼诸语言(Романские языки)是印欧语系的一个语族,共同的拉丁语来源、共同的发展规律和大量的结构共性成分将这些印欧语言联系在一起。“罗曼”这一术语来自拉丁语中的 *romanus*(意为“属于罗马的”,后来表示“属于罗马帝国的”),在中世纪早期,这一术语用于指既不同于古典拉丁语,也不同于日耳曼方言或其他方言的通俗拉丁语。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罗曼诸语言也称“新拉丁语”。使用人口总数为5.76亿。有60多个国家将罗曼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其中将法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的有30个国家,将西班牙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的有20个国家,有7个国家将葡萄牙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3个国家将意大利语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

对于罗曼诸语言的数量,在学术界没有一致的意见。原苏联的著作中通常分出12种罗曼语:西班牙语、加利西亚语、葡萄牙语、加泰隆语、奥克西坦语(普罗旺斯语)、法语、意大利语、撒丁语、雷托罗曼语(雷托罗曼诸语言)、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以及19世纪已经消亡的达尔马提亚语。拉迪诺语也属罗曼语。在罗曼学中曾对一些语言和方言的地位开展过讨论:加利西亚语是葡萄牙语的一种方言,还是单独的语言?加泰隆语和奥克西坦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加斯科语是一种单独的语言,还是普罗旺斯语的一种方言?法兰克-普罗旺斯语是一种单独的语言,还是奥克西坦语或法语的一种方言?雷托罗曼语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组语言?阿罗马尼亚语(或称阿罗蒙语)、麦格莱诺语(或麦格莱诺罗马尼亚语)、伊斯特洛罗马尼亚语是3种单独的语言,还是罗马尼亚语的3种方言?摩尔多瓦语是一种单独的语言,还是罗马尼亚语的一种方言?罗曼诸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加深了彼此区分的困难。比如,在中世纪曾拥有丰富文献的普罗旺斯语后来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从13世纪起,作为公众(非日常)交际手段的使用范

围缩小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普罗旺斯语只是法语的一种方言。在脱离语言基本区域的某些方言(如法语的瓦隆方言,意大利语的科西嘉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也会促使这些方言成为各自独立的标准语言。有一些罗曼标准语存在变体,比如雷托罗曼语的各种变体;法语的比利时、瑞士、加拿大变体,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变体,葡萄牙语的巴西变体。在罗曼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基础上产生了十多种克里奥尔语。

罗曼诸语言可划分为3个分布区:(1)“原罗曼语地区”,即当初曾纳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现仍沿用罗曼语的欧洲区域,这是形成罗曼语族的核心区域,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的几乎全部疆域、比利时南部、瑞士西部和南部、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主要疆域,以及希腊北部和南斯拉夫南部、西北部的个别一些零散地区;(2)16-18世纪由于殖民扩张而在远离欧洲形成的罗曼语人口群体聚居地,即“新罗曼语地区”,包括:部分北美洲(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墨西哥)、几乎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安地列斯群岛大部;(3)由于殖民扩张而使得罗曼语成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但本地语言在这些国家未被取代),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法语、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南亚以及大洋洲的小部分区域。

罗曼诸语言是罗马帝国境内通俗拉丁语的延续和发展,在罗马帝国版图的各个区域,它们受到分化和一体化两种对立趋势的影响,其发展可划分为几个阶段。

(1)公元前3世纪—公元5世纪罗曼化阶段。这个阶段各本地语被通俗拉丁语取代,促使罗曼诸语言未来分化的众多语言内外因素日渐形成,其中语言的内部因素有:1)通俗拉丁语的方言性质,虽然受到书面拉丁语一体化的影响,但每个行省的通俗拉丁语都有专门的形式;2)年代差异,因为每个行省在被征服时刻,拉丁语本身都变成另外的样子,如意大利的征服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

初,西班牙是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高卢是公元前1世纪,雷提亚是1世纪,达契亚是2世纪;3) 罗曼化的速度和社会条件(农村和城市人口比例、口头谈话语或书面标准语的普及时间),如西罗曼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保留复数语素-s就是书面语影响的结果;4) 在接受拉丁语过程中来自当地住民(如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高卢、意大利北部和葡萄牙的凯尔特人,雷提亚的勒托人,巴尔干的达契亚人,意大利的奥斯克—翁布里亚部族)母语—底层语的影响。有些学者试图在这些底层语之下进一步揭示出原始印欧语或非印欧语性质的深底层语(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利古里亚语、意大利和雷提亚的伊特鲁里亚语等。底层语可以解释罗曼诸语中的许多独特现象,如受伊比利亚底层语的影响,西班牙语中发生了f > h的演变;受凯尔特底层语的影响,法语中发生了u > ü的演变;受奥斯克—翁布里亚底层语的影响,意大利方言中发生了nd > nn, mb > mm的演变。罗马帝国各行省之间联系日趋减少则属于语言外部性质的因素。

(2) 5-9世纪罗曼诸语言的形成阶段。期间罗马帝国分裂,许多蛮夷国家建立,这使得众多方言彼此隔离起来。征服者(如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高卢东南部的勃艮第人、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人、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达契亚的斯拉夫人)的表层语言对罗曼语产生了影响,溶化于罗曼语之中。高卢北部的罗曼语(罗曼诸语中法语的“日耳曼化”最严重)以及雷提亚、达契亚的罗曼语受影响最大,日耳曼表层语在西罗曼语的词汇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法语中,日耳曼表层语的影响是形成(圆)唇化音素ö和ü,倒装疑问句、不定代词on < homme(试比较德语中man < Mann)等的原因。斯拉夫表层语对巴尔干—罗曼诸语造成的影响表现在语音、形态、词汇和句法各个方面。相邻民族(如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人、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雷托罗曼语地区的德国人)的接加层语也对罗曼诸语言产生了一些影响。8世纪的罗曼诸语明显地既不同于拉丁语,又不同于其他一些语言(如日耳曼诸语言)。813年,图尔大教堂要求教士不用拉丁语布道,而用通俗乡村罗曼语布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一些罗曼诸语的书面文字证据,如赖兴瑙和卡塞尔古本注释、维罗纳谜语。第一个用罗曼语撰写的连贯文本是斯特拉斯堡誓言(842年),文本收入历史纪事中已留存千年左右。

(3) 9-16世纪罗曼诸语言的文字发展和社会功能扩展阶段。第一批法语文本产生于9世纪,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文本产生于10世纪,普罗旺斯语、加泰隆语、撒丁语文本产生于11世纪,葡萄牙语和加利西亚语文本产生于12世纪,达尔马提亚语文本产生于13世纪,雷托罗曼语文本产生于14世纪,罗马尼亚语文本产生于16世纪。期间出现了凌驾于方言之上的各种标准语。

(4) 16-19世纪民族语的形成、规范化、进一步丰富阶段。罗曼诸语言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些语言很早就已经发展成为民族语(法语、西班牙语在16-17世纪),后来甚至具有了国际语言的功能,另一些曾在中世纪发挥过很大作用的语言(普罗旺斯语、加利西亚语、加泰隆语)丧失部分社会功能,但在19-20世纪作为标准语而得以复兴。现代阶段的特点是,罗曼诸语言的地位在不同国家很不相同;常可见到争取承认、拓宽一系列罗曼语(加泰隆语、普罗旺斯语、加拿大的法语等)社会功能的运动发生。

罗曼诸语言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拉丁语的影响,从拉丁语借入词汇、构词模式、句法结构等。在拉丁语的影响下,有些语音上的固有倾向,尤其是在语音组合方面的倾向消失了,形成罗曼诸语言的次生共性。不断引借拉丁词使罗曼语形成两个词层:1) 源于大众拉丁语的“民间词汇”,但这个词层在不同语言中语音差别明显(试比较:借自拉丁语的factum‘已然的事’在法语中为fait,西班牙语为hecho,意大利语fatto,葡萄牙语feito,罗马尼亚语fapt);2) 借自标准拉丁语的词汇,该词层发生的语音变化较小,仍保留着彼此的相似性(来自拉丁语的factor‘因素’在法语中为facteur,西班牙、葡萄牙和罗马尼亚语为factor,意大利语fattore)。罗曼诸语的次生共性促进了它们彼此间的词汇借用,如中世纪自古普罗旺斯语、法语借入其他罗曼语,16世纪从意大利语借用;16-17世纪从西班牙语借用;特别是自17世纪起从法语的词汇借用。此外,源自拉丁—希腊语的国际术语词也广泛使用。

罗曼诸语言之间是以多种形式的渐进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它们的分类困难。如按一种特征(如词尾-o的隐现)分类,将是北罗曼语(法语、罗马尼亚语)和南罗曼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形成对立关系;换另一种特征(复数语素-s)分类,则是西罗曼语(西班牙语、法语)和东罗曼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形成对立关系;而按第三种特征(如动物性直接客体对于前置词的选择)分类,却是外围罗曼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和中央罗曼语(法语、意大利语)形成对立关系。有的学者(Ž. 穆利亚契奇、G. B. 佩莱格里尼)试图依据整套语言特征来“测量”罗曼语之间的亲缘远近程度,但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人们通常采用的罗曼诸语言的分类原则是地缘政治原则,因为对于罗曼诸语的形成和亲缘关系程度,国家的联合关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曼诸语可分为5个语支:伊比利亚—罗曼语支(葡萄牙语、加利西亚语、西班牙语、加泰隆语)、高卢—罗曼语支(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罗曼语支(意大利语、撒丁语)、雷托—罗曼语支、巴尔干—罗曼语支(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阿罗马尼亚语、麦格莱诺罗马尼亚语、伊斯特洛罗马尼亚语)。有些学者(如C. 塔利亚维尼)把雷托罗曼语支纳入意大利

利 罗曼语支 把加泰隆语归入高卢 罗曼语支,还有些学者(P. 贝克)把加泰隆语和普罗旺斯语合并为专门的语支。此外 还区分出“桥梁语言”(介于两个语支中间的语言)比如 达尔马提亚语就是意大利 罗曼语支和巴尔干 罗曼语支的中间语言。W. v. 瓦特堡在 A. 阿隆索之后区分出“连续罗曼语系列”(从葡萄牙语到意大利语), 以与“外围罗曼诸语”(法语和巴尔干 罗曼语)相对立。后人对这一分类加以发展,从罗曼诸语言的主要类型特征出发,将“连续罗曼语系列”(意大利语、奥克西坦语、加泰隆语、西班牙语、卡斯利西亚语、葡萄牙语)合并为一个语支,它们一方面与“内部”语言(有许多古旧特征的撒丁语)有别,另一方面又和许多“外部”语言(法语、雷托罗曼语、巴尔干 罗曼语)不同,“外部”语言有大量的创新现象,受到不同系统语言的影响很大。“连续罗曼语序列”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共同罗曼语的类型特征。

罗曼诸语言以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发展趋向为特点,但这些趋向在不同的语言中体现的程度有所区别。许多情况下它们在法语中体现得最充分,巴尔干 罗曼诸语在这方面总体而言表现得最特殊。音素构造在元音系统方面的特点是:1) 拉丁语元音的音量差异小于音质差异,形成了由 7 个元音(i, e, ε, a, o, u)组成的罗曼语(除撒丁语外)共同的元音系统。意大利语中这一系统保留得最为完整。在葡萄牙语和法语,尤其是法语中,音节的开/闭差别发生重组,不总是和词源相吻合。在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中,音节的开/闭区别不再具有音位性质。有些语言中出现了特殊的元音,如法语和葡萄牙语中的鼻元音,法语、普罗旺斯语和雷托罗曼语中的唇化元音 ö ü, 巴尔干 罗曼诸语中的中舌元音 î, ä; 2) 由于重音下的二合元音化或元音间辅音脱落而形成二合元音,(古法语中的许多二合元音发生紧缩); 3) 非重读元音(包括词末元音)弱化,在法语中贯彻得最严格,意大利语中最不严格;所有罗曼语的非重读音节中都可见到 e/ε 和 o/o 的中和现象。在辅音系统方面的特征是:1) 辅音音组发生简化与变更,比如拉丁语词 *clavem* ‘钥匙’中的 [kl] 在法语中读作 [kl] (clef),但在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中读作 [kj] (chiave, cheie),西班牙语读作 [λ] (llave),葡萄牙语读作 [ʃ] (chave)。音组 kt, ks, kw, gw, ns, st 等以及顎化辅音的变更方式也各不相同。顎化塞音 [tj], [dj], [kj] 变为擦音,后来在一些语言中又进而变为擦音(试比较:拉丁语 *facies* ‘脸’,民间拉丁语 *facja*,意大利为 *faccia*,罗马尼亚语 *fafa*,西班牙语 *haz*,法语 *face*); 2) 元音间的辅音松弛化(浊化)或弱化。试比较: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 *vita* ‘生命’在西班牙语中为 *vida*,在法语中为 *vie*;拉丁语的 *luna* ‘月亮’在葡萄牙语中为 *lua*; 3) 形成闭音节的辅音松弛化、弱化,罗曼诸语言趋向于开音节化、辅音组合受限、语流中词与词读音连接在一起(尤其

是法语)。

罗曼诸语言属于分析性趋势很强的的屈折语(尤其是法语口语)。形态表达并不是常规性质的(语法范畴有时形式上不予表达或出现同音形式)。名词有数、性的范畴(阳性和阴性,拉丁语的中性形式在阳性和阴性之间重组),名词没有格的范畴(但古法语和古普罗旺斯语曾保留格范畴;仅巴尔干 罗曼诸语中有二元的格系统),客体关系通过前置词表示。罗曼诸语的一个特点是有多数冠词形式:复数不定冠词形式(法语 *des*,意大利语 *dei*,西班牙语 *unos*,罗马尼亚语 *niste*)、意大利语和法语的部分量冠词(*del, du*)、巴尔干 罗曼诸语的指示冠词和物主冠词(罗马尼亚语 *cel, al*)。代词保留着格系统的成分,罗曼诸语的特点是存在两列宾语代词:独立代词和虚词性代词(依附于动词的代词),如与格‘我’在法语中为 *me, à moi*,西班牙语中为 *me, a mi*,意大利语中为 *mi, a me*。法语中有依附于动词的主语代词,法语和意大利语中有副词性代词(副代词) (*en, ne*)。宾语代词在巴尔干 罗曼诸语和西班牙语中的语法化程度较高,通过重复宾语表达(如罗马尼亚语 *îl văd pe profesorul nostru*,逐词义为‘我看到他,我们的老师’)。罗曼语中形容词在所有位置上都与名词保持性和数的一致,但也有一些形容词没有性的变化(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的 *verde* ‘绿色的’,法语口语中这类词很多)。副词通常由形容词借助后缀 *ment(e)* 构成(来源于拉丁语的 *mens, tis*;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lentamente* ‘缓慢地’,法语为 *lentement*) ,但罗曼诸语言的副词除外,它们与形容词的无标记形式相同(罗马尼亚语 *rău* ‘不好的;不好地’)。罗曼诸语言以动词具有分支状形式系统为特点。拉丁语综合性的被动形式、过去完成时和将来完成时形式通常没有在罗曼诸语中被继承下来(综合性的过去完成时和将来完成时形式在伊比利亚罗曼诸语言中仍保留着)。由辅助动词和非人称形式(分词、不定式、动名词)构成的动词分析形式得到广泛使用,如拉丁语将来时通过“有”(罗马尼亚语“想”、撒丁语“应当”)加动词不定式的迂说法(перифраза)为基础构成的形式(西班牙语 *cantará*,罗马尼亚语 *va cânta*)表示。动词不定式与过去时助动词组合构成假设意义形式,作为专门的陈述式将来时或专门的式形式(条件式)使用。罗曼语动词的典型表格包括 4 种形式和 16 种时间形式。陈述式的时间形式有 8 种:现在时、简单完成时(撒丁语中少用)、未完成过去时、将来时、复合完成时、先过去时(罗马尼亚语中没有)、愈过去时、先将来时(后 4 种多是分析性的);条件式有 2 种(简单形式和复合形式;普罗旺斯语有 4 种);虚拟式有 4 种(罗马尼亚语有 2 种,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有 6 种);命令式有 2 种(简单形式和较少使用的复合形式)。体范畴意义通过对立的未完成过去时/完成时、简单形式/复合形式以及动词词缀和迂说法表示。存

在主动态和被动态,以及表达反身(间接反身)、相互(间接相互)、被动和不定人称意义的代词形式。罗曼诸语言的动词非人称形式独具特色[不定式、各种动名词、分词 II(完成时分词),有的语言还有分词 I(现在时分词)]。有些罗曼语的不定式容易被句法名词化。广泛采用非人称形式构建迂说法表达体、时、式和态的意义(如“作”加不定式表示使动态,法语 aller 加不定式表示最近将来时,西班牙语的 estar 加动名词表示持续行为)。

词序在许多情况下是固定的:在动词复合形式中辅助动词位于分词(不定式)之前,只在巴尔干罗曼语中可能倒置。形容词通常尾随名词之后(形容词前置是标记用法),而(前)限定词置于名词前(巴尔干罗曼语除外)。在以 SVO 为词序的罗曼语中(尤其是在法语中),倒置的可能性受限。

罗曼诸语言的构词特点表现在,形容词容易转换为名词,名词和形容词的许多后缀相同,可以名词为生产词构成动词,有指小意义的构词方式(除法语外)。沿袭自拉丁语的词构成罗曼诸语的词汇基础,虽然它们的词汇意义常发生变化。有许多早期借词源自凯尔特语、日耳曼语和古希腊语(特别是通过拉丁语借用),巴尔干罗曼语中有些借词源自斯拉夫语。较晚时期的一些拉丁语借词和以拉丁希腊语为基础构建的科学术语系统在罗曼语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这些原因,一个构词词族往往包括语音有别的词干:其中有的词干来源于民间口语,有的源于借自拉丁语的书面语词,这使得构词理据性受到削弱。

罗曼诸语言使用拉丁字母系统,但巴尔干罗曼诸语言的文字是在基里尔字母基础上产生的。1860年后,罗马尼亚语改用拉丁字母,而摩尔多瓦语仍保留原来的文字,直到1989年才通过了改用拉丁文字的决定。拉丁语中没有的音素罗曼诸语言使用字母组合、变音符号、词中字母位置等方法表示。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尤其是法语中,历史词源拼写法占据重要的地位。与其他罗曼语不同,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须标词重音(意大利语也标,但规定性不很严格)。

(译者:于鑫; 审校:许高渝、张家骅)

参考文献

- Сергиевский М. В., Введение в ром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 1952.
 Бурсье Э., Основы роман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1952.
 Будагов Р. 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емас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ман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63.

Его же, Сходства и несходства между родственными языками. Роман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М., 1985.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ом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Выпуски: Гурьчева М. С., Катагощина Н. А., Галл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М., 1964.

Гурьчева М. С., Итал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М., 1966.

Катагощина Н. А., Вольф Е. М., Ибер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М., 1968.

Лухт Л. И., Румынский язык, М., 1970.

Бородина М. А., Рет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Л., 1973.

Проблема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М., 1972.

Йордан Й., Ром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пер. с рум., М., 1971.

Бородина М. А., Ретороманская подгруппа, Л., 1973.

Проблема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М., 1972.

Степанов Г. В., Типология языковых состояний и ситуаций в странах романской речи, М., 1976.

Грамматик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ром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78.

Гак В. Г.,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рома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М., 1984 (лит.).

Его же, Введение во французскую филологию, М., 1986.

Алисова Т. Б., Репина Т. А., Таривердиева М.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романскую филологию, М., 1987.

Meyer-Lübke W., Grammatik der romanischen Sprachen, Bd 1-4, Lpz., 1890-1902.

Его же, Roman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3 Aufl., Hdlb., 1935.

Wartburg W. von, Die Ausgliederung der romanischen Sprachräume, Bern, 1950.

Elcock W. D., The romance languages, L., 1960.

Tagliavini C., Le origini delle lingue neolatine. Introduzione alla filologia romanza, 4 ed., Bologna, 1964.

Bec P., Manuel pratique de philologie romane, t. 1-2, P., 1970-1971.

Manoliu-Manea M., Gramatica comparată a limbilor romanice, Buc., 1971.

Vidos B. E., Manual de lingüística románica, Madrid, 1973.

Camproux C., Les langues romanes, 2 éd., P., 1979.

Renzi L., Nuova introduzione alla filologia romanza, Bologna, 1987.

定稿日期: 2016-08-15

【责任编辑 陈庆斌】